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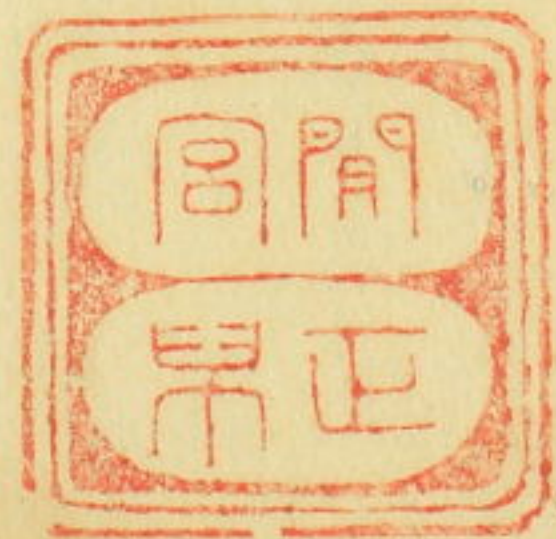
□ 12  
1326  
27



公孫丑

下

1326  
27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聲行實為詳

爭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聲去之屬也

也史記注六甲孤虛法甲子旬無戌亥為孤辰巳為虛後五甲做此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王相如東方木旺相於卯之類○慶源輔氏曰時十二時日十二支十二支下十干也○雙峯饒氏曰此大槩以五行相生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時春屬木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旺字即此王字相王之次也金到這裏衰所以孤而火相無輔助之意如今說四時然水為母木為子子實則母虛水到此所慮或問此說時日或德是方所曰二者一般一箇是橫一箇是直所以天德月德日



亦有天德。德者，大德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此其間又自有細密處。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

得民心之和也。

分兩句為註下文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

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夫音

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

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

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董申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為守也。

趙曰：古甲以華為之，故函人為攻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雙峯饒氏曰：非謂可以全無天時地利，但不知入

和爾。用兵也要天時地利，但人和是本。人心不和，雖有天時地利，亦不可取勝。況時不時，屬天利不利，屬地人

心和，不和則在我而已。在天地者，難必在我者，可恃。

故曰：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

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南軒張氏曰：得道者順乎理而已。舉措順理，則人心悅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

而極夫多身之效，至於天下順之，其王也孰禦。一失道，則違拂人心，心之所睽，雖親亦疎也。不亦孤且殆哉。雖

有高城深池，誰與為守。雙峯饒氏曰：緊要在得道二字上。新安陳氏曰：封疆山谿兵革，皆未也。不以不全

在此，道而已。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而勝矣。

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者能以得

民心而已新安陳氏曰此章言用兵在得人心得人心

守天時之善人爲之乘先王之守國家用天下本末具舉如此固以得道得人心爲本而亦不廢天時地利之未孟子見當時用兵者惟以天時地利爲務而不知以得道得人心爲本故發此論

○季子將朝王使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

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若而有

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

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季子故

孟子亦以疾辭也問莫是齊王不合託疾否朱子曰未

召爲其實師有事則王自來見或自往見若王召之則有自尊之意故不往見在他國時諸侯無越境之理只

得其幣來聘故賢者受其幣而往見之答陳代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此以在他國而言答萬章來子不召師而况詩侯乎此以在國而言○孟子於此處賓師之位未嘗受祿非齊王所得臣也王不能見而乃召之既失禮矣其托疾又不誠若何而可往哉○新安陳氏曰王託疾以召孟子亦託疾以辭欲其稱也與孔子亦瞰陽貸之亡同意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

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

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慶源輔氏曰孔子

見然又取瑟而歌使之知其非疾所以警教孺悲也孟字以疾辭齊王而不往朝然又出弔東郭而使使之知其非疾者所以警教齊王也此皆聖賢至誠應物而得乎時中之義也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

孟仲子趙氏以為孟子之從聲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

要孟子，令平聲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新安陳氏曰：王先

誠今問疾醫來，虛文，天觀意亦非誠也。仲子遂權對促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吾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

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丑聲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慶原輔氏曰：丑之說，擊踉曲奉奔走

承順之敬，敬君以貌，世俗之所知，故曰敬之小。孟子所言，陳善閉邪，致君堯舜之敬，敬君以心，聖賢之所行，故曰敬之大。○西山真氏曰：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為敬，其君不知以堯舜之道告其君，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伏下同

禮曰父命呼唯以水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

官謂在外不俟車並出禮記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

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

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

二哉與平聲慊口

慊恨也少也或作嘆字書以為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

為心有所銜之義其為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

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

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

或別有一種上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

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

以此慢於齒德乎朱子曰達尊之說達通也三者不相

則通視其重之所任則大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

忠聖者老而祇奉嗣王左右孺子不敢以其齒德加焉

至論輔世長民之任則大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

之前矣其送為屈伸以致崇極之義不異於孟子之言

也故曰通視其重之所任則大甲成王固拜手稽首於伊周

則不及於鄉黨施於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

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之敬

以吾義吾仁子思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



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師弟子間意見之相合固如此○雙峯饒氏曰景子之言是人臣事君之常孟子之言是人君尊賢之道○東陽許氏曰仁者循理樂天安貧守分故不知彼之富義者審度事宜進退有制故不羨彼之爵富只在彼爵可加我故用仁義字不同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

大有為之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

去聲是故耳雙峯饒氏曰不如是指謀焉則就之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

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雙峯饒氏曰何處見得學而後臣蓋

學師之臣相之也觀尹之辭無所遜於湯桓公之於管一則曰仲父二則曰仲父亦可見師之意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

其所受教好去聲

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

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

而況不為管仲者乎

不為管仲孟子自謂也慶源輔仁曰不為管仲孟子到

公孫丑之徒終不足以此知此義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章賓師之位

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謂賓師如何朱子曰當既尊禮之而不居職任事但召之則不仕也○此章安陳氏曰若當仕有官職乃可以其官召之耳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敬存於中心者故於責難陳善言之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南軒張氏曰孔子下魯肉不至而去魯不知者以為為肉知者或以為為無禮皆非知孔子者孟子不朝而出而不知者或以為要君知者則以為太甚矣公孫仲子以門人近屬猶不克知何怪於景丑乎將朝禮也聞王託疾使之言而不往孟子之明則告之曰昔者疾今日愈而出矣豈不正大而何必為是紛紛哉干託疾要賢邪志也孟子方引以當道可徇其邪志乎孟子知人皆可為堯舜故以堯舜事望王若以僕僕共命為敬則僕妾服役之事耳孟子於公孫仲子告之不詳二子學者也欲其

深首而自識於景子陳義著明如此景子大夫也庶幾其有以啓悟王心焉初不可召而後為卿於齊何也王始不能如湯之於伊尹猶望其感悟於終也賢者伸縮變化皆有深意存焉○慶源輔氏曰天地交而後萬物遂上下交而後德業成此自然之理也世衰道微君不知下賢惟知恃勢以驕賢者下不知自重惟知自屈以與業渙散而無成天下日諂上下之情扞格而不接德之迂闊亦可悲矣○新安陳氏曰上之交惟不苟合然後可合耳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二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

鎰音也

孟子曰皆是也

皆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陳臻則就事迹校量孟子則以義理斷制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

受

贖徐刃反贖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為兵之為去聲

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

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有其辭則義可受矣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

可以貨取乎

焉於度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聲也

未有此處則無辭而義不可受矣

取猶致也

朱子曰取是羅致之意輕受之便是被他以貨賄籠絡了問處字是處物為義之處否曰

是南軒張氏曰人於不當受而受其動於物固當受不受亦是為物所動何則以其蔽於物而見物之大

也聖賢從容不迫惟義之安外物何有焉物有大義之所在一耳○新安陳氏曰孟子辭受從容惟義之安

陳臻欲辭則皆辭受則皆受○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而不知隨事以酌其義固哉

取乎通作唯當聲於理而已

慶源輔氏曰孟子於此無子尹氏併子言之者學者

觀此非特可知辭與取之義亦可知所予矣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

伍則表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

平陸齊邑也大夫邑宰也戰有殺兵也士戰士也伍

行音杭列也去之殺之也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  
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  
也幾上聲

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

此乃王之太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雙峯饒氏曰凶年說得闊如水

旱疾疫之類饑歲只是五穀不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

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

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

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

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為王

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平公二十八年築鄆非都也凡邑有

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雖邑曰都尊之也孔

大夫姓也為王誦其語所以風聲曉王也○陳氏曰陳

名賜字晉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

邪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悅而不繹從而

不改故邪慶源輔氏曰孟子一言之君臣舉知其

也然齊之君臣雖知其罪而終不能改繹者志小氣輕

則凡事說過便休都無那台自責之意如此則何緣

會改○雲峯胡氏曰齊之君臣一時聞孟子之言皆知

○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

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音遲鼃為化反

蚘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

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夫聲者

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

致猶還也

齊人曰所以為蚘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為去聲

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

公都子以告

公都子孟子弟子也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

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

餘裕哉

官守以官為守者言責以言為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

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

此南軒張氏曰孟子異乎蚺鼃文得從容不迫陳善閉  
而歸誠意備至啓告曲盡而王終莫悟則有去之而已  
然三宿出書猶庶幾土之改終從容不迫也豈悖悖者  
能誠之○慶源輔氏曰雖心有官守雖知其罪然如是而  
未自以為罪然諫不行能去惡心雖知其罪然如是而  
止不聞其能去也○龍賢於容規調以漸而入如余裕  
相似少焉不迫之意實師從容規調以漸而入如余裕  
責者恁地逼迫亦當去但寬得些子則目下便有官守言  
知孔子不脫冕而行與孟子之說不同曰正是一般蓋  
孔子有去志久矣位去得不恁也逼迫後來臙肉不至  
方不脫冕而行如備靈公可謂無道然亦以賓禮待  
孔子故孔子在衛屢多時後來却因問陳明日遂行亦  
是久有去志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雲峯胡  
因此遂行耳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雲峯胡  
註前引尹氏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此又  
引其言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蓋天理人欲之幾最  
不可不辨當辭而辭是天理受即非矣可久而久是天  
理速即非矣如此則當於理不如此則涉於欲故惟聖

人能審其幾焉

○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

驩朝暮見及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孟反見音現

蓋齊下邑也王驩主壁臣也輔行副使去聲下同也反往而

還也行事使事也慶源輔氏曰使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具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言

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

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亦惡而嚴如此南軒張氏曰孟子

也則夫禮文制數固可付之於有司是子驩雖曰輔行然齊王之意特欲藉孟子以為重若司之事不敢以煩

而驩則行之也。孟子特統其大綱於上而驩則共其事於下。若驩於事上之禮有失，邦交之儀有曠，則孟子固不免有言以正其事之失也。彼既或治之，未見有可正之事，則亦烏用有言哉？○慶源輔氏曰：夫既或治之，正答公孫丑未嘗與之言行事一句。孟子言使事有可既已治之，而得其宜矣，自不須更與王驩言也。只此句便見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使有司不能治其事於禮儀制數有曠闕不整處，而孟子固不與驩言，而正之則非所謂不惡矣。今有司既已能治，辨其事而與之言，則便有所謂不惡之意，而不可謂之嚴矣。然自常情觀之，孟子之不與驩言，不以爲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以爲易之而不足與之言矣。夫惡之而不欲與之言，則言有司既已能治其事而不與之言，則亦足順理之事，而其中自有不惡而嚴之意耳。故愚嘗謂君子之待小人，有正已而無屈意，有容德而無過禮，惡惡之心雖不能無，然亦不爲已甚之疾也。○新安陳氏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易遯卦大象傳文。孟子於王驩不欲與言於弔公行了亦可見。今答丑不過平直說所以不與言之意未始及也。蓋欲使丑自悟耳。○治之朱子以

爲有司南軒以爲驩正是治之者

○車自齊葬於魯及於齊止於贏克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數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孟子仕於齊喪聲母歸葬於魯魯齊南邑克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大美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度厚薄尺寸也中古用公制禮時也槨稱之與棺相稱

葬禮卷之三

也欲其堅厚又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直但也慶源輔氏曰人子之喪親所以為之棺槨者蓋欲其堅厚以庶久遠而已非是欲為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此然後於人心為盡耳盡於人心此一向實當自體之若後世之人非却只是欲為人觀美之故也○古者棺槨無度想只是過於厚觀易喪葬取之大過可見至周公制禮時始為七寸之制也棺七寸則槨亦七寸也○雙峯饒氏曰

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如

不得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

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之而又為有

財也或曰為當作而慶源輔氏曰不得待之泛說葬禮如重累之數牆妻之飾既有定制

則不可得以為悅非獨指棺槨而言也

且比化者無使主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

比必一反校音效

比猶為去聲下同也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主

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去聲天下愛惜此物

而薄於吾親也問不以天下儉其親朱子曰以猶為也

王氏中說記太原府君之言一布波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文意畧與此同○呂氏曰註云所當得為而不自盡則便是倒行逆施不順理底於所厚者薄則無所不盡矣墨子一葬以薄為道者即是此意○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盡於人心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葬而終凡附於身與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蓋不如是無以盡於吾心不為悅不為校也必悅且校然後於心為盡不得與而借為與可為而不為皆非盡於人心



曰不得不可以為悅則制不得為者決不致過曰得之有射何獨不然則力所能為者亦何忍於不及厚所當厚而不儉於親無非天理也盡於人心盡天理而已矣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又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仁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殺與同夫音伏

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形向反下同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之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源慶  
輔氏曰沈同問燕可伐否耳固不問以齊伐燕為如何也若是以王命來問孟行必當詳告之不但曰可而已

也○註云與者受者皆將罪謂不由其道妄取妄予如子噲子之之徒者由其道則三聖之授受乃先天而天弗違之事不可以罪言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

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朱子曰孟子言伐燕處有四燕然孟子不魯教齊不伐亦不魯教齊必伐何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或謂孟子於沈同之問曷為不盡其辭以告之曰沈同固非能伐燕者且其以私來問又不言情而預設辭以伐之則直以可伐之理告之足矣若遂探其賢之心哉且齊雖無道若能拯燕之遺民於水火之中而無殺戮斃累之暴則其伐之也亦何為而不可哉○雙峯饒氏曰惟士帥則可以殺有罪之人泛泛如何可征以擅殺惟天吏可以伐無道之國諸侯如何可以擅相征伐天吏天所命者士師君所命者天吏以其有道故天命之征伐如湯武是也沈同安曉此理但知人之可伐而不知己之不可伐人

○燕人畔王曰吾甚斬於季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昭平即昭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以惡言平聲

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伯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元也周公之

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  
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  
上謂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  
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  
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  
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  
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  
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於象周公之於管叔其用心一也夫管叔未嘗有惡也  
使周公逆知其將畔果何心哉惟管叔之畔非周公所

能知則其過有所不免矣故孟子曰周公之過不亦宜  
乎○問周公誅管叔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截自  
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  
不亦宜乎者以此朱子曰周公豈得已為此哉莫到恁  
地較好胡氏云象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  
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  
所當誅周公豈得而私之哉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  
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慶源輔氏曰周公不忍料兄  
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是以孟子亦言周公之過不  
亦宜乎不說周公無過也○雲峯胡氏曰詎忍逆探其  
凡之惡而棄之此一句最見得周公之用心舜之心誠  
信而喜象不忍逆以其弟為詐舜為兄之道盡矣周公  
之心誠信而任管叔不忍逆以其兄為畔周公為弟之  
道盡矣故曰此大理人倫之至人倫即是天理特分而  
言之天理其自然者人倫其當然者爾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  
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

子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更平

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

順而為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

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去聲過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編賈

之表而○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善惡聲之心有不

能自己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

平聲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為去聲曲為辯說而沮在呂

其遷善改過之心長上聲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

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

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齊人伐燕十一章齊人伐燕置

致猶還之意

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

矣南軒張氏曰周公於管叔親愛之而不知其將畔其

過也且賈為君文過過之中又生過焉○汪氏曰

已富貴而兄弟無位仁者弗為也兄弟惡未萌而以惡

逆之智者弗為也自陳賈觀之以周公為仁智未之盡

由君子觀之周公實仁且智者也不期以畔而卒至於

畔不免於過乃所遭之不幸也及其畔也不以私恩害

公義誅之以安宗社天下是於過

為能改矣其不得已而行權也

○孟子致為臣而歸

事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

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

所願也朝音

新安陳氏曰。謙言得侍賢者。同朝者皆甚喜。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為去聲。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去聲。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趙氏曰。四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受六斛四斗。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陳子即陳臻也。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

季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扶又留而待

予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

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

富。亦不為此也。凡本非欲富乎。慶源輔曰。齊王告時子。是就人欲中計較。孟子之意。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惡用是多端為哉。註云。孟子有難顯言者。顯言之。則許揚齊王之失。而有戾於我固所願之仁。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

弟為鄉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龔。

此季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城人。龍斷

岡龍之斷而高也。義見形旬反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

而使其子弟為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為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扶反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慶源輔氏曰舉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做此之意。辭祿而受饋雖多寡之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入求得於彼也。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雙峯饒氏曰左右望是欲全得之也。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不得於此是譬喻辭十萬得於彼是譬喻受萬從而征之謂人惡

去聲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慶源輔氏曰

王闢譏不征是三代之初皆如此。新安陳氏曰孟子有引喻以終之而不復說上正意者此章之類是也。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上聲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

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

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新安陳氏曰齊王固不得待孟子之道尤為不知孟子之心。

○孟子去齊宿於畫。畫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

畫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為去聲下同。隱於新反。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卧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謂勿復敢

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

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音道

去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

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

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問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二子之質其心固如是乎朱子曰非謂二子之心倚君側之人也語其勢則然耳若二子之心如此則與世之垢面汗行而事君側更變之人者何以異乎慶源輔氏曰繆公好賢之切惟恐有不當其意者常使入道達誠意能安而留之泄柳嘗閉門以避繆公不可見申詳

見禮記與泄柳並稱其賢可知繆公待子思恐子思不察已之誠也二子非有賢者調護之則又恐君不察己之誠也德若子思則自有此應若只及得二子則自處又當如此下此則苟容以徇君者也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乎長上聲

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去聲

同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

先絕我也我之卧而不應豈為先絕子乎慶源輔氏曰

不在子思之下故意或人之為我謀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也蓋有欲為不留行者雖有愛賢之意而不知待賢者之禮故孟子告之如此○新安倪氏曰孟子之於齊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於焉而齊之羣臣又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亦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無愧子思齊王如繆公之待子思宜也故末又以不及子思為言泄柳申詳之事姑引以言齊之無賢至耳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  
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  
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

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 同惡平聲

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  
此也

予三宿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爾  
則必反予

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  
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  
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曰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  
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  
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未言以欺人是人終  
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音

之餘意慶源輔氏曰集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也餘

聖賢之心千里見王王如用予豈特齊民安天下之民

舉安此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主庶幾文

之予曰望之此其愛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

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

情而荷反實者所以為果也易乾卦文言樂則行之

子與荷實皆是憂則違之但荷實者果於去不若孟子

之遲遲吾行蓋得時行道者聖人之本心不遇而去者

聖人之不得已此與孔子去魯之心同蓋聖賢憂世濟時之誠心非若荷實之果於去也○南軒張氏曰初王資雖鉅而不敏然無大飾非矯情以自欺欺人者故孟子子有望焉以為王如用予夫下舉安蓋其安天下之道已素定於胸中而其本則在於格君心故拳拳望王之改之也若夫諫而不用去則窮日而後宿者私意所發其諫也固無誠意之感其去也又無忠厚之氣真小大夫哉○雙峯饒氏曰方其來也望齊王能行其道及其去也又望王能改過此聖賢仁厚之意蓋決然去者義也欲去不去者仁也李氏所以說憂則違之情憂只是不樂違去也當看情字○雲峯胡氏曰孟子憂則違之共與荷實同而其憂則違之情與荷實之起然忘情者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孟子所歷如滕文雖慕道然國微弱道必難行其次如魯沮於臧倉又必不行大國齊也梁惠不足與有行履尤劣矣庶幾焉者其齊宣乎燕有易以安天下之勢孟子又有安天下之道王天資誠若可與有行者所以拳拳望之有不能自已焉於此終不遇合則孟子之道知其不行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真聞

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

路問於路中間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

蓋聖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彼前日此今日新安陳氏曰前日言不怨尤之時與今日所言遇之時不同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

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

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臯陶

稷契私列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創過矣以其時考之則

可矣

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去聲可

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

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

言當此之時而使我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新安陳氏曰天

意或欲平治天下亦未可知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

其具謂能平治天下之道也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

愚聞之惺師  
孟子久於齊  
者有師旅之  
命而非不可  
請而已蓋欲  
行道也齊王  
不能用之不  
得已而去是  
意哉前章  
以語高子充  
之書可互見  
者也

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朱子曰或問又中子曰聖人

不憂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若孟子不忘天下皆憂吾獨得

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其庶幾乎○慶源輔氏曰不

能無不豫憂世之志也實未嘗不豫樂天之誠也憂樂

自常情觀之則相反自聖賢言之則並行而不悖也○

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然也○雙

夫天未欲平治以下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雙

峯饒氏曰孟子到此亦未

如之何所以只得歸之天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休地名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容新安陳氏曰道

已先見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乎此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新安陳氏曰恐

事而戒○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

嚴耳

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南

張氏曰孟子之去齊三宿出晝猶以為速而謂初見已

有去志於齊非我志何也蓋孟子雖庶幾齊王之可

與有為而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也初見察王之情必

有不能受者又以其質亦有可取故不受其祿姑留以

觀其感信與否也初志雖欲去而猶有可望焉豈徒為苟

留也哉此篇載孟子於齊始終去就久速之義甚備學

者所宜深究也○慶源輔氏曰禮則有常義則有權如

君命召不俟駕禮也○有公養之任孟子崇饒氏曰有

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說得自好○雙峯饒氏曰有

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任孟子崇饒氏曰有

於崇便有不合處難於委質為臣所以止為際可之仕

見行可者見這道理漸可行也孟子自崇既退之後未

見其道之可行，所以終於不受祿。  
 鄉祿，此孟子最高處。其超然不羈，進退餘裕，本至在此。  
 一受其祿，則為祿所縻，是為祿而仕耳。十萬之祿，脫屣而去，齊王猶欲以萬鍾縻之。豈知子者，吾意戰國之世，高節如許，惟孟子一人而已。庶幾焉者，其魯仲連乎。

丙午十月廿八日讀此上下篇了，與春卷三圖之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四



